

移民這回事： 不是「因為……所以……」



2022年7月，泰國駐芬蘭大使及領事團隊探望在芬蘭種植園工作的泰國季節性工人。AspirE研究計劃涉及的部分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有移民走廊 (migration corridor) 的配對關係，其中泰國的移民工會季節性地到芬蘭採摘漿果。(網上圖片)

無論在什麼時候、又或從什麼層面來看，移民都是大事，對近年的香港和香港人尤甚。放眼全球政治，過去10年的大哉問都是關於民主退潮，民粹興起，左、右翼之爭，其中一個辯論的主軸正是看待移民的態度。再者，讓西方國家煩惱的難民是移民問題，全世界搶人才的高技術人員流動同樣是移民問題，從中可見移民這議題牽連甚廣。關於全球移民的討論焦點、爭拗的地方，聚焦移民政策是無可厚非，畢竟制度的設計直接影響個人的決定，但過分看重政策和政策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往往無視了移民這回事，對每個希望移民的人的重量和重要性。

文——亞然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移民怎樣作出決定。但仔細想想，歐洲接收來自亞洲的移民比非洲移民還要多。如果歐盟想要了解移民的想法、檢討移民政策，就不能忽略亞洲的移民。為什麼有這麼多亞洲人，想移民到歐洲？」最後，有3個研究計劃得到資助，AspirE是唯一研究亞洲移民的計劃，其餘兩項研究則關於非洲移民。

以亞洲作為單位，意味著整項計劃所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研究隊伍主要分成歐、亞兩部分，當中有6個歐洲國家（比利時、捷克、芬蘭、德國、意大利、葡萄牙）和5個亞洲國家（越南、泰國、菲律賓、日本，以及香港和中國大陸）。除了比利時之外，每個歐洲國家和其中一個亞洲國家形成一種移民走廊 (migration corridor) 的配對關係：意大利有全歐洲最多的菲律賓移民，這些移民主要從事家傭工作；捷克有大量越南移民；泰國的移民工會季節性地到芬蘭採摘漿果；日本高技術移民的熱門目的地是德國；而葡萄牙的投資移民計劃「黃金簽證」，則吸引了不少大陸和香港人參加。以「黃金簽證」為例，申請人看準的可能是當中不要求申請人長時間居住當地的彈性，投資的金額也有既定標準，但這些金額對於希望移民的人來說，有些人是大半身家，有些人可能只是閒錢，同樣決定移民，但背後所考慮的是兩個世界。

看移民決定 要看「微觀」、「中觀」原因

國家之間有互相的移民關係，但研究不局限於研究當中兩國移民的流動，因為貫穿整項研究的主题，在於這些移民的人怎樣做出決定，除了宏觀 (macro-) 大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微觀 (micro-) 和中觀 (meso-) 的原因，怎樣影響移民作出決定。中觀的層面，包括

社交媒體網絡、當地的移民文化等，而微觀則指個人情感及人際關係的影響。很多時候有關於移民的研究，都以政治、社會環境，像移民政策的開放程度等等來解釋移民的行為，但AspirE以至本身歐盟在資助這研究最初的徵集目標，都強調更微觀、個人層面的因素，怎樣影響最終的移民決定。

「一個人決定移民與否，背後都有數不盡的原因，同時必然有各種情緒的拉扯。但同一時間，不少研究都傾向將移民的行為，以概括的方法 (generalization) 來理解，簡單將一些人移民歸咎於某些特定的原因，然後又將這些概括得來的結果，作為日後政策制定的基礎。但這種方法，是不人道的 (inhumane)。」Asuncion說，很多研究都視移民為理性的決定，但AspirE則將移民看為一種充滿情緒和感受的決定，再簡單一點說：每個移民的決定 (或同一時間，決定不移民) 其實都很困難也不理性，不是一個「因為……所以……」就能概括。

盼研究成果讓政策更貼近人性

既然每個人對移民的決定都有各自的思考，意味着如果政府的移民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更人性化」一點 (這也是歐盟花錢資助相關研究的原因之一)，那將會是非常難以達到的目標。但難做，不等於不可以做，如果政策可以更貼近人的需要，例如能夠減少申請時所面對的行政壓力，已經不錯。

Asuncion說：「移民不是一種可以單純用好/壞、正/負的兩極態度看待。2019年的時候，有39名越南難民在英國被發現匿藏在貨車的冷藏櫃中，全部死亡，事件當時非常轟動，這些人就是從比利時出發到英國，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些人在如此困難的條件

之下，依然以危險、非法的途徑移民？」在AspirE研究計劃的簡介，其中寫上「着重人性的研究框架，是這個研究計劃的核心 (A humanising research framework is at the core of this collaborative project)」，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人性，最終的目的是希望研究成果讓政策能夠更貼近人性。

了解情緒、感受和「時間性」

整個研究從2023年開始，以3年為期，不同國家的研究團隊各自通過訪談、視像日記等不同方法蒐集資料，最近則完成了研究第二階段的移民政策分析。除了強調每個移民的決定有不同的情緒和感受，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希望了解當中的時間性 (temporality)。「當我們強調微觀的因素怎樣影響個人作出移民決定時，我們也應該強調作出決定的當刻，即當下怎樣影響這個決定。每個人作出決定、改變想法的時候，當下的時間性都影響着那個決定。我們希望在研究當中，除了納入心理上、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上的考慮之外，也探討當刻時間對這些決定的影響。」

移民想法的萌生、移民計劃的準備和執行，每個移民的故事都不一樣，共通點是複雜而不確定。有些人決心移民，但不等於沒有經過掙扎，有了移民的想法，還要齊集天時地利人和。雖像Asuncion說，移民不能簡單二分好壞，但說到底也是揮別原來的生活和文，也離開了熟悉的人際網絡。再灑脫，怎麼說都是艱難。而這些複雜和困難，對過去幾年的香港人來說，忽然變得非常切身，或親身經歷、或目睹至親好友難離難捨。正因如此，研究移民的決定是怎樣形成，好好聆聽當中的故事，我們都明白是至關重要。

歐盟資助移民研究 歐亞11地參與

由歐盟資助、合共11個國家和地方 (共10間高等院校和另外3個獨立研究機構) 參與的AspirE研究計劃 (AspirE的全寫為Asian prospects in (re)migration to/within the EU，計劃標誌見上方小圖，作者提供)，就是將研究焦點放回每個個人身上，希望研究亞洲各國的移民為何會決定遠渡歐洲。離鄉別井、選擇移民 (或最終考慮之後不移民) 是人生大事，而每人作出移民的決定，背後原因、成本計算都不盡相同。那麼每個希望移民的人，究竟怎樣作出決定、如此重大決定又建基於什麼原因之上？



好好了解人的想法，是政策能否達到政策目標的關鍵之一。歐盟旗下的歐洲研究執行辦事處 (European Research Executive Agency) 在研究資助計劃 Horizon Europe 的框架下，在2022年的時候就發出邀請，希望徵集關於移民的人怎樣作出移民決定的研究計劃。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ULB) 東亞研究中心教授 Asuncion Fresnoza-Flot (左方小圖，作者提供) 是AspirE整個研究計劃的主任，她說AspirE作為其中一個得到撥款的研究計劃，過程並不直接，因為歐洲各國和歐盟眼中最迫切要處理的移民問題，主要都來自非洲。「看到歐盟徵集研究計劃的時候，最初的想法都認為只是針對有關歐盟和非洲之間的關係、希望研究非洲

◎ 周日短篇

◎ 二兩岸

◎ 二元對坐

◎ 星期三專題

◎ 四探城市

◎ 五無間話

◎ 六合文藝

◎ 常規之外